

## 属于师晶的金黄

赵焰

## 远方的人请你挥挥手

肖遥



徽州歌谣(版画) 师晶 作

确切地说,我没有想到徽州在师晶的版画中,竟然是金黄的质地!这偏离了我对徽州的感觉,也偏离了我对徽州传统文化的固有认知。在我的感觉中,徽州是斑驳的粉墙黛瓦,是花窗古井边的枇杷树,是与瓷瓶、铜镜、线装书放在一起的岁月静好,是黑漆漆山影之上的一轮明月;是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”,也是“西塞山前白鹭飞,桃花流水鳜鱼肥”……可是在师晶的刀劈斧削下,散发着实木香味的版画竟有着脱胎换骨的别样风采:一是尺寸,突破了传统版画的小巧精致,竟然“顶天立地”长十数米、高数米。这样的变化,当然伴随着木刻材料、工具和技艺的变化。二是色泽,不似旧时的黑白,也不似往昔的颜色单调,画面明媚而鲜活。尤其是这一组《徽州歌谣》,用光影的渲染提升主题,以祥和的暖色来加强寓意,呈现出光芒万丈的效果。我不懂绘画,更不懂版画,可我知道这是师晶的匠心独运,他一直想传导出不一样的徽州,传导出时代光辉下的不同凡响。

由于这样的初衷,师晶改变了徽州的背景和底色——徽州不再是黑白的、阴暗的、抑郁的,它笼罩于朝霞或夕阳之下,散发着金黄色的光晕。我不知道这样的感觉从何而来,可它一定是有原因的,颜色虽只是外在的呈现,可它一定有内在的规律,就像优美的文章和句子,一定有着音乐般的韵律和节奏,也有着思想和情绪的汨汨流动。师晶应是想突破一下徽州固有的定式吧,那些确定的和不确定的记忆,经过想象的发酵和勾兑,变得辛辣醇厚,像机油燃烧烧起火焰。与其说是绘画,不如说更像是乐队的指挥,师晶激越地高举金色的指挥棒,突破阴郁和沉闷,突破传统和固化,以相当的力量和气魄,创造着恢宏高远、熠熠闪光的新世界。

对于一个熟稔徽州传统,曾经理首于徽州历史文化研究的人来说,我不太好说这样的主观意愿是好是坏,可总体上来说,师晶的探索是有理由,也算是成功的,最起码,他带来了一种别样的徽州。既然“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为什么一千个人眼中,不可以有一千个徽州呢?对师晶来说,他的画不是个人的,而是时代的;不是阴郁的,而是激越的;不是历史的,而是未来的。它更像是澎湃激昂的《黄河大合唱》,只不过发生在新安江畔;既是众生欢腾,也是浴血重生,甚至具有凤凰涅槃的意义。前者,似乎是一种记忆,是历史的延续,也可以说是曾经的心灵史;至于后者呢,可以归纳为一种希望,是生命之树的绽放,宛如阳光、雨露和土壤创造的奇迹。很难说这是一种好,或者说是一种坏吧,个人的,有个人的执着,也有

个人的偏见;集体的,有集体的大同,也有集体的迷乱。其中的关键,应是真情流露,艺术之道与天地之道、社会人生之道相吻合。凡有真情,即意味着善;凡虚假处,就意味着恶。总之,艺术是一种创造力量,最重要的,必须拥有“真、善、美”:凡是美的,一定是善的;凡是善的,一定是真的。“真”是一切的基础,没有“真”,就谈不上善与美。好的艺术,一定是在“真与善”基础上的探索和突破,除此之外没有他途。

这十来年,师晶的绘画创作几乎可以用“汹涌澎湃”来形容,他似乎得到某种冥冥中的鼓舞,刚健奔跑如寻找太阳的夸父。师晶近年来的作品,有陈列于安徽名人馆的国内最大木刻原板版画《巢湖颂》,长16米、高2.44米;也有合肥新桥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的巨型壁画《黄山胜景·天下奇观》,长36米、高6.7米,是版画作品的壁画表现……如此状态,应有传统徽州绘画和版画的助力吧?明中期之后,徽州的新安画派、徽州版画闻名遐迩,影响了江南乃至全国的画风。独树一帜的徽州版画,跟木雕、石雕和砖雕“徽州三雕”一脉相承,以“精雕细镂、婉约秀丽”的风格,影响了此后诸多绘画,之后的“黄山画派”“扬州画派”“海上画派”等,从中都能看到徽州绘画,包括徽州版画的风格。现代绘画史上,徽州绘画和雕刻艺术融合发展,又出现了卓有创新能力的“新徽派版画艺术”,这当中,有绘画大家赖少其,也有师晶的父亲师松龄。在师晶很小的时候,父亲就带着他在黄山脚下流连,充分领略黄山和徽州的美,试图以观感和认知来培育独特的直觉。也因此,我想,师晶绘画中的金黄,有黄山的因素吧,别于黑白的历史文化记忆,也别于父亲时代的青枝绿叶,这一个金黄,是自己步入“天命”之年的升华。

颜色起于对世界的感知,也起于对世界的希望。颜色的变化,看似无意又无心,可冥冥之中还是具有意味的:既有某种延续和传承,也是某种想象和希冀,甚至意味某种皈依和荣耀。如此金黄,实际是想象,是寄寓美好的愿景——想象从来都是主观性的,受限于个体的经历、修养和理解——有的想象如一滴墨,在水中洒散开来;有的想象如黑洞,不发出一点光……至于好的想象,则如阳光般热烈,如烟云般自由。在师晶看来,父辈时代的青绿,到现在更趋于美好,趋向于成熟。他想象那一片土地上稻穗和向日葵的色泽,也想象立于黄山之巅的极目远眺。他的灵感激越地喷发着,像温泉般涌出,像电光石火,像火花迸溅于空中,于是,就出现了属于他的金黄,仿佛祥云,从云层之上映射下来,给这片钟灵毓秀的山水赋予了至高无上的神圣。

顾恺之的洛神赋图中,曹植一行走到烟波浩渺的洛水之滨,邂逅了“翩若惊鸿,宛若游龙”的洛神,女神凌波微步、飘忽徘徊。曹植和洛神不能接近,甚至不能交流,他们只能远远地互献歌舞来表情达意。尽管最终人神殊途,但他们收到了彼此的心意。知道了自己在喜欢的人心里也被眷恋被珍藏,那种感受不论是人是神,此后都会怀着温暖带着自信更开心地走下去吧。

这种来自途中邂逅的陌生人的好感,布劳提根小说《德国假日》的风格,用我们的方言说是写得很“骚情”,可骚情里又带着纯真美好,以至于布劳提根这样幽默到刻薄的作者,都要提醒自己“我担心太多的幽默会毁掉这个故事”。故事里,一群20出头的德国男孩坐在旅游大巴上观光,一辆大众汽车从旁经过,靠窗的男孩注意到车上的美少女,立刻招呼朋友们一起围观。第一次,意识到男孩们的目光,副驾的短发女孩局促不安地玩自己的头发。当两车又一次并驾齐驱,男孩们争相把脸紧贴在窗户上看,他们“满面笑容,打情骂俏”,女孩回以一种暧昧的,似笑非笑的表情,犹如一个完美的高速公路蒙娜丽莎。两车你追我赶,当再一次两车并排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前进时,这位金发碧眼的短发女孩给了男孩们一个大大的微笑,开车的长发女孩也冲他们热情地挥了挥手。男孩们的手好像几面旗帜一样挥舞着,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调情和微笑。“他们高兴极了”。

胡里奥·科塔萨尔的小说《游戏的终结》里则把这种“疑似惊鸿照影来”,通过孩子的眼睛,呈现得哀而不伤。三个小姐妹在玩一个游戏,她们冲一列经过的火车摆造型,火车飞驰而过,她们摆起姿态来不至于不好意思。久而久之她们吸引到了粉丝,第二节车厢的一位金色卷发、浅色眼睛的男孩,看到她们会打招呼,会露出大大的笑容,还会扔下一张绑在螺钉上的小纸条来传递他的欣赏。他被莱蒂希亚装扮的“尼罗的维纳斯”和“中国公主”倾倒,他并不知道患有麻痹症的她只能扮雕像。终于,他在纸条上与她们相约见面,但令他失望的是,他最想见的莱蒂希亚没来,他只收到了她的一封信,第二天,莱蒂希亚偷着戴上了妈妈的珍珠项链和姨妈的红宝石戒指,头发上插了孔雀毛,戴上玫瑰色的面纱,她双手指天,头往后仰(这是她能做的唯一的动作),连她的小姐妹都觉得“她美极了,这是她扮过的最美的雕像”。虽然莱蒂希亚没有勇气让喜欢的男孩看到她的残疾,但是她打算拼尽全力向他致意。而他“将身子探出车窗,只看她一个人,他转过头,看着她,对我们视而不见,直到列车带着他悄悄地驶远……”

“惊鸿一瞥”未必是视觉上的,未必“江湖只配少年有”,甚至可以和爱情无关,只关乎心灵的刹那感动。我朋友阿猫讲了个故事:前段时间,她在一个酒店隔离。足不出户的焦虑让她差点患上幽闭症。尽管她努力劝说自己权当在度假,但每晚零点的核酸检测就像是灰姑娘的舞会钟声,把她一秒打回原形,不惯熬夜的她崩溃到失眠。直到有天晚上换了一位检测人员——她迷迷糊糊打开门,从略微佝偻的腰,看出他不年轻了。这晚的核酸检测,没让她感到像以往一样惶恐——他拿出棉签,就像拿着一个小刷子对着一个珍贵的瓷器。做完核酸以后,他低头整理样本,就着昏黄的光线,动作有点慢,她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立刻关门,他发现了她的迟疑,欠身道了句:“打扰了。”她也鞠了一躬说:“辛苦了。”俩人都被这个互动给逗乐了,愉快地互道“晚安”。她才想起连日来做核酸的小伙子总让她自惭形秽的原因,不是因为防护服也遮不住他的玉树临风,而是他动作,用敏感的阿猫的话说,“就像是举着一把马桶刷子”。

此后,每晚隔门听见这位佝偻着腰的大白呼啦呼啦走过来的声音,用阿猫的话说是“听上去五彩斑斓”。想起前段时间看的黎紫书的小说《流俗地》,盲女银霞能从人的动作里听出表情,能从走道里镇流器的声音听出邻家男孩对她的情愫,当时觉得不可思议,现在阿猫信了。就像在这个深夜的孤岛上,知道不能过多言语和交流,只能相互点点头。隔着面具、口罩和防护服,却分明地体察到的温情和善意。面具底下,反而更清晰地呈现出人心的不同温度和底色。抓住这一点来自陌生人的尊重、耐心和温暖,阿猫得到了治愈。

